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主题征文选登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联合举办

主编：文天心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请关注龙头新闻APP文旅频道“炒赏专栏”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不仅塑造了民族的集体记忆，更铸就了不屈不挠、奋勇抗争的伟大精神。日前，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战精神与东北抗联精神，黑龙江省作家协会联合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面向全省文学工作者、文学爱好者开展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旨在以文学作品为载体，重温历史壮歌，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为龙江新时代全面振兴营造团结奋进、开创新局的浓厚文化氛围。

征文活动中，省内广大文学工作者、文学爱好者纷纷执笔为旗，深情书写英雄史诗，深刻阐释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共同为龙江振兴与文化繁荣谱写新的篇章。以文铭史，以文化人，佳作纷呈，今精选出部分优秀作品集中刊发以飨读者。

肖毅：矢志记录虎林侵华罪证

□高翠萍

虎林，卧伏于广袤无垠的黑土之上。一江之隔，便是彼岸的苏俄。在波谲云诡的20世纪30年代，这里被侵略者定格为窥探与进犯的战略哨岗。日本关东军在涤荡东北全境的同时，将虎林视为其北进扩张、觊觎苏俄的“桥头堡”，于虎林全境，垒筑起规模空前的地下军事要塞与防御体系。这些工事，深嵌地下，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堡垒，碉堡星罗，坑道棋布，暗堡密织，复杂、坚固，被称为“东方马奇诺防线”。

一

在虎林市，肖毅是一位文化武士的耕耘者，是历史的守望者。他数年如一日，驾车万里，车轮丈量乡野，足迹遍布虎林幅隅，深入被岁月遗忘的村落。他以画笔为刃，镜头为眸，丹青入史。他躬身倾听百位风雏残年的抗战老兵的口述，以其独有的艺术语言，努力留存下那些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烽火印记。

2017年，当肖毅着手拍摄“虎林百集红色故事”系列纪录片时，一次偶然的采访，却将他推向一个残酷而又无法回避的现实——他面对的是一群平均年逾耄耋，甚至行将百岁的老人。面对生命的脆弱和历史的紧迫，肖毅暂停了原定的“红色故事”拍摄计划，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对这些活着的历史见证者的采访与拍摄。

在与这些老兵深入交流的过程中，肖毅的镜头与画笔，凝固了他们在抢林弹雨中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意外地挖掘出鲜为人知、尘封已久的历史碎片。许多老兵在讲述参军经历之前，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他们曾被迫参与修筑侵华日军在虎林留下的各种设施。老兵韩国喜年仅十八岁，却被迫与被奴役的同胞一道，修筑着虎林通往虎头那畅岭的公路。促使肖毅决心绘制《肖毅虎林侵华日军罪证遗迹遗物录图集》的深层原因，是源于他阅读了《侵华日军在鸡西地区罪行录》。书中关于虎林地区侵华日军遗址遗迹的记载仅几十处。凭着直觉，肖毅感到虎林还有深埋着未曾揭示的罪恶，仿有相当数量的遗址遗迹。他深知，彻底揭露侵华日军在虎林大地上深埋的罪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唤醒全民参与的意识，方能集腋成裘，拼凑起完整的历史拼图。

于是，肖毅和他的团队在寻找侵华日军遗址遗迹的同时，用钢笔画记录那些被风雨侵蚀、几近湮灭的侵华日军罪证。选择钢笔，是他深思熟虑的抉择，钢笔之线，骨骼分明，力道内蕴而克制，尽显物象经时光磨砺的结构以及他经风霜的沧桑。当钢笔画与团队深研地域文化的文字资料相合，厚重感便油然而生。它不仅展现遗迹外貌，更深掘其核心信息；具体位置，日军何部何种设施，乃至编制、人数、驻地。数据翔实，如历史之DNA，赋予每幅画作无可辩驳之真实与不可估量之价值。

于是，在肖毅笔端，一幅幅尘封罪证被唤醒。这些侵华日军罪证遗址遗迹，保存状态不一。更多遗址遗迹，残缺不全，岁月磨蚀的断壁残垣。即便如此，只要具有历史、保存、欣赏乃至文物价值，肖毅和团队决不放弃。对残迹，他们“再创作”。于残破碎片之上，结合史料与逻辑推断，艺术性还原重塑，力求最大限度贴近历史原貌。

二

每周，肖毅的车轮都会准时碾过乡间小路，映向那些散落在林间、田野、山坳的侵华日军罪证遗址。然而，这条求索之路，从来都荆棘密布，险象环生。

初春时节，大地尚未从冬日的严寒中苏醒。肖毅正全神贯注地寻访一处隐蔽的日军工事遗址，视线被周围的荒草与半枯的灌木遮蔽。一根早已被拔走的废弃电线杆，留下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基座坑。荒草掩映下，它仿装成地面的一部分，成了陷阱。肖毅脚下猛地一空，身躯骤然失衡，半截身子悬空，一条腿别在坑壁，巨大的惯性带着他上半身不受控制地往前倾，头部笔直地向下栽去。坑底淤积着冰冷的水和腐烂的树叶，潮湿而腥冷的死亡气息，瞬间笼罩了他。千钧一发之际，幸好身体的惯性使他头部堪堪避开了水面。若是当时头部栽入其中，在狭窄封闭的空间里，呛水导致的窒息足以致命。跟随在旁的员工，目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面色惨白。等他们搬过神儿来，急忙上前，将肖毅从危险的泥坑中解救出来。

另一次，危险来得猝不及防。在一片地形复杂、险峻的区域，他们需要攀爬悬崖峭壁，才能到达一处极少有人涉足的遗迹。向导在前头，肖毅紧随其后。谁料，向导在往上攀爬时，脚下猛地一滑，一块大石头竟被他蹬脱！大石头，从上方向着肖毅所在的位置，挟着呼啸之势，砸向山下。电光石火之间，凭着长年累月在野外摸爬滚打积累下来的经验，肖毅往旁边躲去，大石头擦着他的身体，坠入深渊。事后回想，若非他反应神速，恐怕早已化为山谷深处的尘土，而那些尚未被揭示的罪恶遗迹，也将继续沉睡在历史的烟尘中。

这仅仅是肖毅在寻查侵华日军罪证遗迹过程中，两次惊心动魄地经历。他的“探险”，是一场与自然险恶搏斗、与时间赛跑的苦旅。正是这份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这份不畏艰险的担当，让他为我们不断打捞起那些被刻意掩盖、行将被遗忘的罪恶印记。

三

寻访老兵，从来不是易事。许多老兵，在战火平息后，或选择回归故土，或扉隐于偏远深山老林，或深居寂寞村落。其居所，常连亲属也难言详址。肖毅为此常顶严寒，或迎酷暑，不辞辛劳，换户探访。肖毅曾为采访一位抗联老兵，驾车于积雪覆盖的蜿蜒山路行驶六小时。山路如巨蟒，稍有不慎便可能滑向深渊。途中，车辆险些因冰滑坠入深谷，死神低吼擦肩，可即便如此，他也未曾有过退缩。

2020年，新冠疫情袭至，如无形之手，暂阻其下乡步履。肖毅将画板搬回隐室，即便身体不适，挂着点滴，他仍以执着勾勒老兵肖像。疫情解封首日，他便迫不及待驱车二百公里，只为去拍摄一位肺癌晚期老兵最后的光影。抵达时，老人已至弥留，言语已艰。当肖毅示意，那只瘦弱却坚定、已然失去光泽的手，伺回标准有力地举起，向他，向历史，向共和国，致以最后的军礼。

肖毅对老兵的深情，绝非仅止于记录。每次采访，遇到穷困顿老兵，他常自掏腰包，馈赠营养品进行慰问，慰藉老兵饺经风霜的晚年。逢年过节，雷打不动，登门探望，携节日祝福与问候。

肖毅和团队倾力打捞逾两千分钟老兵专题片；出版《最可爱的人——虎林老兵》《虎林百位老兵素描肖像集》《虎林抗美援朝老兵纪念册》。202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肖毅虎林侵华日军罪证遗址遗迹录图集》面世。

肖毅，以生命为笔，以执念为墨，记录虎林大地上的累累侵华罪证，打捞起尘封的历史真相。这些铁证，在时光洪流中化为永恒警钟，昭告后人，鉴往知来，真相永存。

踏访绥棱抗联遗址

□韩鹏宇

1937年，抗联部队在绥棱县北部山区陆续建立了学校、被服厂、修械所、医院、仓库等密营设施，使得该区域成为抗联对敌作战及掩护部队、后勤补给、安置伤员、培训干部的重要后方基地。

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翻开了一部沧桑但决绝牛劲的史书。

历史的大山重重叠叠，穿过岁月的河流，通过梦境向我发出参与的邀请。民族铁立，热血抛净，熙冰卧雪，是这部书的主动章节。

我许曾经在大山里打游击的那群光军，也只是期待后世的我们幸福安康的生活，再也不分阶级、穷富。他们的身影隐没了，但时常照耀我，让我坐在桌边，一页页翻阅他们的故事，热泪不经意流淌，心跳为之加快，抖与共多。

这是一本书的回忆，是灯境，是路然开朗的另一种视笑。我发现一群人在大山中，在纸上被许者虔诚地一次次描述，而那些黑色的方块字，是一块块碰力强大的石头，吸引我去去雪过。绥棱的山是有灵性的，它们用连绵的山脊将抗联将士圈护起来。春天来了，他在山谷里馨馥山谷里所有的生命快些苏醒，尽快芽育，并为爱发声。夏天到了，他通过风，摇动一棵棵红松、白杨树、柞树、杏树等树木，他要他们翘直腰杆，树立一种自信。秋天来了，他与所有的动物促膝交谈，寄诉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冬天，要缴射预案，提前谋划，抢先准备。等冬天真的来了，他施展法力，以漫天的风雪做舞，用冰火两重天来烧制一件瓷器。用它来盛放一群人的梦。

白马石是山谷的使者，是山下人间罗月的守护者。上万年的雨水冲刷，上万年仰望星空，上万年心语的凝结。突然在某天，一道天雷击穿了它，使它裂成两瓣。当夜有位抗联小战士做梦，有匹白马从石中腾空而去。从此，战士们爱护起这块巨石，情报就在白马石，抗联部队西征反“围剿”行动会师地点选在白马石，山下百姓送来的粮食藏在白马石。

战士们的信念汇聚在白马石上，于无地间发出穿想，这冥想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力量。这声音震动起来，引发山谷里所有的巨石共鸣，时至今日，山谷仍在持久地回响，但需依放并山下所有的喧置和欲望，慢慢回归内心，方可以听到这声音。

我承认，进入山谷，我的双耳总是莫名地涌入一首铿锵有力的歌曲。我仿佛听到战士们正围聚在南北河畔，一起哼唱着《露营之歌》，听到拉在树上的一块热铁皮出工课的铃音，然后那些战士们开始齐声地朗读那些信仰的誓言，他们琅琅的读书声，久久地在山谷间回荡着：面面一转，月黑风高之夜，被他们擦拭得发出寒光的枪膛里，正被装满一颗颗凝结着优恨的子弹。而自觉们正在山下密谋，他们制定了“三年肃正计划”，正欲把东北所有的抗日武装力量彻底地“剿灭”。于是，山谷一次次地将那一次出发，比是去战斗，而战斗意味着谁都可能随时牺牲。他们对此已经习惯，凝重的脸庞，深邃的眼神，他们彼此默默祝福着对方。我知道，我放轻脚步和呼吸，即皆进入他们设计的一场伏击战现场。

历史不该被忘却，那些表现出张力的历史细节，是画家笔下一个个鲜艳的色彩：你一见忘却了色彩，便只能拥有单色的人生。1938年的夏天，一个中年妇女怎样用一种温和的眼神和语言，抚慰了抗联九军二师五团战士们的年轻心灵，她献出的两块地瓜来，又将温暖多少缺乏营养的身体，那些稚胜天诗与美好的战士们走过多远的路；那些红伤药又将治愈多少疼痛的伤口。

当所有的战士再开山脚下时，忍不住回望，那铁坚师长紧紧地握住张大彼的双手，动情地说道：“等革命胜利了……”。

后来，革命真的胜利了，张大彼已经离世，她的两个儿子张景福、张景禄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我相信，唯有心怀虔敬之情的人，方能够进入山谷。山谷的静默与回响，是精神觉堂的肃穆之音，你方能够进过表面怡人的风光，体味苦难岁月中那些痛苦的记忆。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那些不屈的生命被一次次捧场，锻造成钢铁的硬度，发出耀眼的光芒，成为芒正是我下山时，突然从头顶投射下来的光，那光辉照着我，瞬间荡涤了我身上所有的污垢，我被重启，幸得新生。

雪落无声祭忠魂

□陈长春

天蒙蒙亮，富锦仍在无边的雪被下沉睡。我回来了，在抗日战争胜利两年的冬天，我又踏上冬答当年战斗过的土地。雪片簌簌，像天空洒落的素绵，温柔又沉重地覆盖着三江平原，覆盖着乌尔古力山沉默的轮廓，覆盖着七星河蜿蜒的河道。四下无声，肃穆得能听见雪粒碰撞的微响。时光仿佛被这白雪深深掩埋，过往的喧嚣与血泪，都沉淀在冻土之下，唯有呼啦啦的树梢，像在低语，提醒着泥土里埋藏的硝烟。

富锦的冬天，风是冷过冰的刀子，削在脸上生疼。我裹括住羽绒服帽子，沿着七星河岸独行。冰面封得严实，像一块巨大的磨砂玻璃。河面底下水流沉缓，这是大地的血脉，无声地奔涌着八十年前的记忆。就在这里，答答和他的战友们跨路碎薄冰，涉过刺骨的寒流。湿透的裤管贴服在冰冰甲，磨破着腿上的皮肉，每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留下蜿蜒的血线，印在冰河的记忆里。

晌午，雪小了。路过一片稀疏的林子，一位胡须挂着冰渣的老者，正抡着柴刀，“梆、梆”地劈着树墩。柴刀砍进木头的声音，在寂静的原野里传得老远。我上前搭话，提起抗联。老人深油的眼睛倏地亮起了光，劈柴的手停在半空。他引我到一林幽静的老榆树下，拂开厚厚的积雪，露出半截朽烂的树心。“喽，”他声音沙哑，像被砂纸磨过，“当年，抗联七军的伤员在这窟窿眼里。”粗糙的手指摩挲着树干上几道早已漫漶不清的刻痕，“老抵长到的字儿……叫风雪呼得没影儿了。可风再大，雪再厚，字没了，人心里的念牡儿报不掉啊。”他喃喃着，目光投向雪原深处，仿佛穿透了时光。

老人说，那时候，抗联的队伍是严酷寒冬百姓心窝子里唯一的热乎气儿。有一回鬼子围山，一个战士为了护着乡亲们撤退，挨了枪子儿，滚进了深雪沟。等人寻着，身子早冻硬了，可他要还保持着托举的姿势——不里死死抱着一支冻成冰坨子的军号！号嘴被得死死的，发不出声了，人也成了冰雕。

暮色四合，雪又大了起来。巧的是，我借宿的村户居然就是白天看见那位老人的家。窗外，风声凄厉，卷着雪沫子抽打窗棂，老人没开说常龙基的故事，而是叙述着乌尔古力山突围之战。讲述着那夜，枪炮声撕碎了寒冬，子弹电出的火光，把飘落的雪映得通红，像滚烫的血滴溅洒在天地间。战士们背着冻僵的岩石、树干，枪管冷得粘手皮，枪栓拉不开，情急之下，就用牙咬！冻硬的牙齿咯在冰冷的钢铁上，“咯嘣”作响，鲜血混着唾沫顺着嘴角淌下，滴在雪地上。泪开一朵朵刺目的红梅。他们生生咽下那腥咸，再次扣动扳机。混乱中，一个半大的小战士倒下了，怀里紧紧揣着一张桦树皮，上面用冻僵的手指头，笨拙地画着几间茅屋，一缕炊烟——个木画完的家。那单薄的画，最终和他年轻的身体一起，凝固成雪原的一部分，埋葬了他对春天最深切也最无声的眺望。

夜深了，风雪呼号，天地混沌一片，只剩下这无边无际的白在吞噬万物。晰不着，我拥着厚重的棉被坐起来，炉火的光在墙上跳跃。眼前却晃动着另一幅图景：密林深处的窝棚里，柴火“噼啪”爆着火星，微弱的光映着一张张疲惫却棱角分明的脸。他们在一盏盏一个烤得焦黑的土豆，热气在冻得红肿开裂的手指尖流转，暖意从指尖一点点渗进心里。有人低声哼起了《露营之歌》，歌声混在风的呜咽里，散入浓稠的寒夜，却像一粒粒倔强的种子，悄然落进冻土，等待惊蛰的春雷。那豆大的火光，虽照不亮整个寒夜，却足以点燃眸中的希望；那低哑的歌声，虽穿不透漫天风雪，却足以在灵魂深处凿开一条通往黎明的隧道——那不是取暖的余烬，而是燎原前沉默的星火。

天边泛起鱼肚白，雪势终于弱了。我再次返回七星河。天地间一片非莽苍苍的素白。雪被之下，是沉默的黑土，掩埋着当年的足迹、弹坑和早已黯淡的血痕。

车子发动，七星河的轮廓在扮飞的雪幕中渐渐模糊，淡去。然而奇怪的是，雪原下那深埋的无声号角，冰河下那永不冻结的潜流，冻土里那不折折腰的草根……却在我的血脉里奔涌得愈发清晰、愈发汹涌起来。八十年光阴流转，山河早已归于静穆；可那些将生命冲炼成永恒界碑的抗联魂灵，何曾远去？他们已悄然化为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律动，融入我们后来者亲流的血液，成为骨子里的钙，成为心头的盐。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过往，它正以滚烫的络印，于无声处，将我们脚下延伸的道路，一寸寸照亮。

雪，落得无声。心房里，却擂动着深沉的回响，一声声，穿过茫茫雪幕，叩击在时间的鼓面上。我把对答答的思念，连同雪下埋藏的所有故事，轻轻放进行囊深处——它们不是冰冷的遗物，而是足以烟暖未来所有凛冽长夜的、滚烫的火种。

樟木箱里的秘密

□刘天厚

樟木箱底层的蓝布包袱，像块被时光腌透的咸菜，粗粝的家织布上爬满黄斑。解开时簌簌落下的樟木碎屑带着八十年前的辛香，呛得人鼻尖发酸。几枚铜助章跌在中央，泛着的锈迹逐不住“二等功”“三等功”的字样——那是外公在松林弹雨里搭热的荣耀。

而最勾人的，还是那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白色丝绸布块。中间有两根孽子，上面还有一根带子，这块布的上边九按下一点弧度，下边儿是圆底儿。展开时荷花在碧叶间垂首，莺鸟把红喙探进波水，针脚密得像初春的雨丝，偏又透着股不服输的倔强。

咦！“这是什么物件！我好奇地拿在手里，手稍儿吗？为什么还有3根带子。”母亲说：“这是肚兜，也是现在的内衣（文胸）。”

“这物件，救过整个交通站的命。”母亲的声音从背后漫过来，带着难以言喻的颤。我正论转过头，外公已经坐在小板凳上，她的指尖已抚过绣线，“八十年前的东北，就是这莺鸟尾巴上的针脚，藏着枪炮楼的药方子。”

指尖触到缰面的刹那，莺鸟尾羽突然活了。那些看似连贯的针脚原是蔬密兵阵，长针与短针交替的节奏，活脱脱麻斑电码的点与划在藏。荷花脉络里卧着长划，流水波纹里藏着短点，连莺鸟交颈的弧度，都是掐着秒表设计的间隔符。

1939年的东北，秋霜来得早。枫叶把山坳浇成火海，却赎不透日本人铁蹄下的冰寒。那时外婆还是镇上地主家的大小姐，月白布衫裹着细腰，两条油光水滑的辫子垂到腰间，坐在雕花窗棂下读新学堂的课本。外公是家里的长工，黑布短褂洗得发白，却能背诵《论语》里的句子——他是方圆十里唯一上过高小的庄稼人。外婆的爹，那个总捧着水烟袋的老头，常对着外公的背影叹气：“这娃眼里有火。”

机关枪响那天，玉米棒子滚得满地都是。外公的爹娘倒在血泊里，金黄的玉米粒混着血珠，在田垄上蹦跳得像群受惊的蚂蚱。外公攥着镰刀要冲出去，被外婆的爹死死按在炮窖口：“留着命，才能让日本人偿出债。”

后来外公被抓去修炮楼，铁丝网把工地圈成了大笼子。外婆隔着网眼看见他时，日本兵的枪托正砸在他背上，砸石子嵌进他膝盖，血珠渗出来。在地上跟出小小的红梅花。那天夜里，外婆摘着两个白面馒头，顺着狗洞钻出后院。巡逻的哨兵拦住她时，她把馒头往怀里紧了紧，外公的手饮地时过缝面，荷花里的长划，莺鸟翅膀上的短点，流水里的辫子，倒真像受了惊吓的小雀儿。

“那透娘来得邪乎，”母亲给我续茶，水汽漫了她眼角的皱纹。1939年深秋，外婆家忽然多了个沉默的女人，蓝布衫洗得发白，手指缠着厚厚的阔绷。她绣的荷花能看出鼎盛，莺鸟羽毛能分出青灰与赭红，夜里常听见她房里的绷架响，丝线绷紧的声音像拉满的弓弦。

落雪那天清晨，外婆的娘把肚兜塞进外婆手里。雪松子打在窗纸上沙沙响，绣娘的声音压得比棉絮还轻：“穿好它，跟你爹见小雀。记着，带子要系活扣。”外婆低头看胸前的绣品，忽然发现莺鸟眼睛是双线绣的，流水波纹里藏着断续的长针——那些新式学堂里见过的摩斯电码，正借着花鸟的模样端着气。

关于的检查比预想的狠。日本兵的皮靴踏在冰面上咔咔响，刺刀挑开行人的包袱，连钉女的发髻都要掰开看。外婆攥着她爹的衣角讨饭时，心跳得像揣了只小兔子。戴眼镜的翻译官拦住她，手指要触到衣襟的瞬间，外婆忽然红了眼眶：“太君，这是贴身的……”翻译官嗤笑一声，摩手放行的当口，外婆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外公在脚手架上接住消息的那天，风卷着雪沫子往人骨头缝里钻。日本兵在地下室的木桌上铺开图纸，荷花里的长划，莺鸟翅膀上的短点，流水里的辫子，倒真像受了惊吓的小雀儿。

炮楼竣工那天，日本人举着清酒欢呼。就在他们仰头的瞬间，西南角的地基突然塌了，钢筋水泥砸下来的声响，比除夕夜的爆竹还烈——外公跳英时，情悄抽走了关键部位的几根钢筋。游击队趁着混乱端了这个卡点，火光映红半个夜空时，外公趁乱往密林深处的队伍方向奔跑，鞋底子磨穿了，脚底板淌着血，却跑得比风还快。

包袱里的助章在午后阳光里泛着暗光。母亲说，外公总在冬夜摩挲它们，说要不是那肚兜上的密码，他根本找不准钢筋的位置。那天晚上，外婆被坐里藏着断续的长针——那些新式学堂里见过的摩斯电码，正借着花鸟的模样端着气。

关于外婆的结局，日本兵的皮靴踏在冰面上咔咔响，刺刀挑开行人的包袱，连妇女的发髻都要掰开看。外婆攥着她爹的衣角讨饭时，心跳得像揣了只小兔子。戴眼镜的翻译官拦住她，手指要触到衣襟的瞬间，外婆忽然红了眼眶：“太君，这是贴身的……”翻译官嗤笑一声，摩手放行的当口，外婆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外公在脚手架上接住消息的那天，风卷着雪沫子往人骨头缝里钻。日本兵在地下室的木桌上铺开图纸，荷花里的长划，莺鸟翅膀上的短点，流水里的辫子，倒真像受了惊吓的小雀儿。

炮楼竣工那天，日本人举着清酒欢呼。就在他们仰头的瞬间，西南角的地基突然塌了，钢筋水泥砸下来的声响，比除夕夜的爆竹还烈——外公跳英时，情悄抽走了关键部位的几根钢筋。游击队趁着混乱端了这个卡点，火光映红半个夜空时，外公趁乱往密林深处的队伍方向奔跑，鞋底子磨穿了，脚底板淌着血，却跑得比风还快。

包袱里的助章在午后阳光里泛着暗光。母亲说，外公总在冬夜摩挲它们，说要不是那肚兜上的密码，他根本找不准钢筋的位置。那天晚上，外婆被坐里藏着断续的长针——那些新式学堂里见过的摩斯电码，正借着花鸟的模样端着气。

伟大的牺牲者（组诗）

□邢海珍

将军的最后时刻

天地鸣啸，1940年的大雪封镇江
能牺牲的都牺牲了，不该背叛的也背叛了
还有一缕急促的呼吸
陪伴着热血的最后一搏

杨靖宇，在冻僵的时光中
枪口指向侵略者，只有生和死的对峙
背后是一棵木树，一棵中国的大树

没有粮食，没有援军
与荒寒山河对话的
是胃肠里喷以消化的草和棉絮
献出最后的头颅与热血
呼吸停下来，没有怨吼，没有抱声
生命的静默中只有清热之气

孤身一人，支撑起日月的光
那时的中国，将军代表的中国
只有牺牲，但不能跪下
对面是恶魔、奋密者、等待领赏的丑类
面对功降的呵罵
英雄的枪口必须以大站来回答
只将一死，换取未来的曙光

当生与死被信仰和意志超越
英雄来了，这是将军的最后时刻
杨靖宇三个字，在1940年冬天
在即将冻僵的东北山河之上
是一来燃烧不息的火焰

最后，杨靖宇
以死的方式回到人间——
有靖宇县、靖宇大街、靖宇小学
将军不死
祖国筑起高高的纪念碑，激活了他

八女投江

河流的誓言，把阴风和苦难翻过去
把八十年的时光翻过去
留下了乌新浮河，留下了刁朝镇
英雄的雕像和碑文垂立着

我们反复讲述八女投江的故事
讲述最大的和最小的
说的是英雄们的年龄
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13岁

一场生死亮相，为掩护战友
八个女儿，八朵母亲心上的花
她们不只是洞落而且是绽放

东洋恶魔起人逼入了绝境
子弹没了，只有枪
逃无可逃，只有沿沿的水
投降和死，只剩下一种选择

刺刀越来越近，一河水在身后
尊严、气节和死亡都与凶险的水接壤
向后逼，就逼到自己的河中
但你们绝不投降，死也与水在一起
手与手挽在一起，面对强敌
冷云和王惠民，最大的和最小的
23岁的手和13岁的手，挽在了一起
八个女儿的手，挽在了一起

从13岁走向23岁，那是命运的前瞻
从23岁退到13岁，那是童心的回首
把八个年龄连接起来，以代立虚化岁月
最大的和最小的，年龄最后的仪式
驻守刁朝镇，英魂永生于东土
筑一道生命的长城

三年党龄的张宗兰

黑龙江双城人，杰出的少女
17岁入党，20岁烈结
只有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不为索取，只有献身
我们的党史应当写下一笔
张宗兰为国捐献时，年仅20岁

最寒冷的冬天，她入党了
1935年，那是共产党员
被围剿，被杀头的年代
还是一个孩子，国难当头
但她不怕丢了性命

为了党，为了掩护别人
她遭日寇杀害，捐献在佳木斯
那个寒冷的年代，张宗兰20岁
一个短短三年党龄的少女
却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八十年后，我们念着她的名字
张宗兰、张宗兰

一双鞋与一条河流

□杨玉凤

1938年10月19日傍晚，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五军一师妇女团，为掩护大部队转移，主动吸引敌人火力，最后弹药耗尽，八名女战士携手跳进乌斯浑河，壮烈殉国。其中年龄最小的王惠民只有13岁。

——题记

乌斯浑河的水，今年秋天格外蓝，蓝得真想让人伸手去触摸。

岸上的芦苇褪了白绒儿，灰褐的苇杆儿闪着亮光，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像是在跟河水说着话。蒲草顶着配红的蒲棒，一溜一溜地站在河床两岸，在蒲薄的曝色里模模糊糊的，从远处看真像一帮即将远行的孩子，在跟自己的娘招手告别。

娘双手捧着布包，看着乌斯浑河艰难地挪着脚步，离乌斯浑河越近，娘的脚步越沉重，早已经习惯的流水声，像庄稼地里的野草掠拨着娘的心。早晨的阳光照在河水里，河里涌起金色的浪花，娘的眼睛便也跟着流出了眼泪。

一双鞋底儿纳了小半年，针脚还是歪歪扭扭的，多像你小时候写的字。你说你那会儿咋就走得那么急？包袱皮上还沾着玉米面呢，娘喊你揣俩豆包，你头也不回，就跨过门槛儿了，红头绳在辫梢上甩得像团火，裤脚还沾着前个儿剧场草蹭的泥。临走前你蹲在坑沿上，抓过这没纳完的鞋底儿说，娘，这针脚比俺打枪的准头还差！娘照你后脑勺拍了一下说，嫌不好，就早点回来自己纳！你咯咯地一路笑，笑声撞在窗纸上，震得窗棂都在晃。

这都多少年了？乌斯浑河一点没变，只是河浩儿的老柳树皮越来越厚了，像娘手上的茧子，夜里睡不着，娘就摸着你那只布老虎，布老虎的耳朵让你哨得毛茸茸的，眼眶子上的墨迹让泪水泡得发乌。那时候娘就想，这孩子心硬着呢！将来没准儿能成大事儿。

还记得你3岁那年出疹子，烧得迷迷糊糊，攥着布老虎不放，还让大夫给布老虎打针。如今布老虎还在，可你这丫头，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跟娘喊，就走了。

前几天娘去河边捶衣裳，捶着捶着就走神了，木槌哐哐地砸在石头上，震得手发麻。水面上漂着片片柳叶，晃晃悠悠的，像载着你回家的船儿。娘对着河水想，惠民啊，你走的时候才13岁，辫梢儿刚过肩膀，还是个见了生人就脸红的小丫头，这咋就成了别人嘴里的英雄？娘不懂啥英雄，你临走时塞给娘保平安的红绳结，现在还系在娘的烟杆上，让烟火熏得发黑，要是在外边风一吹，还晃悠呢，真像鞭梢儿扫过娘的手背，让娘的心里直痒痒。

你说你怕不怕呀？那么多的鬼子围着你们，连娘都不敢想。你那子多小啊！那年你跟着爹去山上套兔子，让草窠里的长虫吓哭了，攥着爹的裤腿直哆嗦。可你们部队上的人跟娘说，你投河的时候，脊梁骨挺得比咱家门前的老榆树还直。娘看着乌斯浑河水，忽然就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你这丫头，啥时候变得这么胆大？是不是们娘在家惦记，硬撑着呢？

部队上的人跟娘说，那天你们退到河沿时，身后的子弹把芦苇打得哗哗的，一倒一片。小鬼子号叫着，像疯狗似的在追赶你们。有人腿上中了枪，血顺着裤管往下淌，你就架着她的胳膊，一步一挪地往前去，石地上的血印子拖得老长。

“走！”你回头喊了一声，声音不大，却比枪子儿还硬。然后就听见噗通一声……不是一声，是接连的八声，犹如八块石头砸进水里，连乌斯浑河的水都晃了起来。据说水花炸开时，那浪头比船头还高。红的是血，白的是浪，把河面搅得乱糟糟的，连风都带着血腥气……

娘听说你的事儿，已经是两个月以后了。娘手里的锤子当哪一声掉在坑底上，鞋底子还攥在手里，布壳子被汗浸得发潮。娘疯了似的往河边跑，把鞋都跑掉了，裤脚在雪地里拖出两道白印子。乌斯浑河上结着薄冰，冰碴子被风吹得“咯咯”响，很像你小时候在哨凉梨呢。娘趴在冰沿上瞅，水里黑乎乎的，啥也看不清。就伸手往水里摸，冰碴子割得手生疼，血珠滴在水里。娘喊你的名字磨民，你没有回应，是冷风把你的名字又还给娘了。喊声撞在冰面上弹回来，碎成一片一片的，扎得人耳朵疼。有人把娘往回拉，说冰要裂了。娘用开他们的手，还在摸——娘是觉得，你就在水下眨眼呢，准是怕娘冷，想把娘推上岸。后来冰化了，娘还常来河边。青石板上的冰迹干了又湿，像娘没擦净的眼泪。有回摸到块碎布片儿，蓝莹莹的，你像拼了上的布，娘揣在怀里捂了半天，布片上的水迹晕开，像朵小蓝花。

娘在给你做鞋，娘知道你们爬冰卧雪的费鞋。麻绳把娘的指头勒出一道一道的红印子，你亦觉的颜色跟娘一样。记得那年冬天你说过，你脚疼，让娘用猪油给你擦，现在想想，那点疼又算啥呢！

灶上的黏豆包，黄澄澄的在屉布上滚，热气扑了脸。笼屉缝儿里钻出来的米香，勾得人嗓子眼儿发紧。恍惚看见你跪着脚扒着灶台边儿，伸手就抓，烫得直甩手，却硬是往娘嘴里塞，问娘香不香。记得你走那天，娘往你包袱里塞了几个黏豆包儿，用粗布巾裹了三层，想着让你路上吃。后来有人在河边捡到块布巾角，上面还沾着红豆沙，娘就知道，你准是没舍得自己吃，分给战友了——你从小就这样，有颗糖都要掰成两半儿，和别人分着吃。

昨儿个村上派人来，给娘送了一幅画，绢布的，滑溜溜的像你没穿过的新衣。画上是白鹅在水里游，嘎嘎的，像你小时候追着鹅跑呢。村上人跟娘说，现在咱林口成了远近闻名的鹅城，家家户户养鹅。日子过得红火着呢。娘眯着那画，连说真好。娘的惠民要是在，准爱跟着鹅群跑，裤脚沾着泥，手里攥着鹅毛，回来让娘给你做毽子。村上人还说，城里办了书画展，墙上挂着乌斯浑河的画，蓝莹莹的，像你指回来的小蓝花。丫头你总爱把小蓝花插在娘的鬓角，说娘长得好看。其实，娘哪有你好看啊！你那是想让娘开心，哄娘呢。

鞋底子快纳完了，娘给鞋帮上绣了朵小蓝花，针脚歪是歪了点儿，可娘觉得好看。线是用靛蓝染的，还是你走那年，娘跟西头染布匠换的，他说这线经晒，不褪色。你穿出去，你的战友准说惠民的娘手巧。

丫头你放心，娘挺好的，村里人都惦记娘，三天两头来看娘也不忘给娘带吃的，昨儿个二丫还给娘捎了块香胰子，叫我娘晚上洗脸用，说能让皮肤变得水灵灵的。

娘常常把纳好的鞋底子揣在怀里，鞋帮上的小蓝花蹭着心口，像你小时候用小脸儿贴着娘。

丫头，娘真的老了，说不定哪天就去找你了。到时候娘要跟你好好说说，咱林口现在多排场——街上的灯比星星还亮，小汽车跑得比马快，孩子们的书包上印着卡通人物，笑起来能教翻星顶。鹅群在河里游，白花花一片，嘎嘎地像唱歌；沙棘果红满山，酸的计水甜得能粘住牙；还有人拿着圆笔画咱乌斯浑河，蓝莹莹的，比你指的小蓝花还水灵。

有人说乌斯浑河是林口的母亲河，娘听着绝嘴呢，还不如干脆说是娘的河。娘缓缓地走到河边，影子映在河面上，好像一下子把浪花都压碎了。娘开心地笑着从布包里把鞋拿出来，忽然很严肃地对着河面说，丫头，娘做了四十九双鞋了，也不知能不能凑个整数，娘老了……

说完这句话，娘用手去擦眼睛，但干涩的眼睛里已经没有泪水，娘的泪水早已经随乌斯浑河流走了……

娘顺势挽一下头发，伸手拿鞋，可鞋已经被风刮到河里。娘伸出的手停在半空，眼看河水收走了布鞋。

娘的脸上都是笑容。

烽火过江排

□安文生

盛夏的江风，裹挟着水汽的微凉，轻抚面颊，似要抗去岁月的浮尘。嫩江柔缓起伏，仿佛千百年来一直如此，不见渊急，不闻怒涛。那鳞鳞波光之下，烽火硝烟，皆是未肯消散的旧事，藏匿着无数惊心动魄的回响。

一些老人坐在江边的石墩上，摇着蒲扇，轻声诉说着当年流传下来的故事。在交通运输尚不发达的年代，沿江流送木排曾是北方的重要行业。想象一下吧，大量精壮的汉子涌入大小兴安岭，斧起斧落，伐倒参天大树。砍下的木材被制作成木排，一张木排由近百根原木组成，每根是有多粗长，那规模真是启为壮观。这些木排浩浩荡荡顺嫩江漂下，直抵齐齐哈尔等地售卖。

进山的老百姓，除了猎户和采药的郎中，多是伐木放排的工人。其中年长有经验的，被尊为“口谷”。他们不光是伐木的好手，更是山里扎根队伍的“靠山”，时常偷偷给藏在密林里的义勇军、抗联战士、绿林绺子们送粮、送盐、送药。多旺一两架大钻罐车，或是给抗联的运输车打掩护，是他们常干的事。通情报、